



窮理致知

談文學作品的「擬聲」手法

● 施寬文*

所謂「擬聲」，是運用象聲詞以摹擬人、物的聲音、聲響，在文學作品中很常見。或許因為習見，而且不似「比喻」有較多的巧妙手法，因此，也不像「比喻」有較多的專書研究、討論其中的技法。

擬聲手法的運用其實很早，在「五經」中時代最早的《易經》裡已可見到，例如「震」卦卦辭：「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¹

其中的「啞啞」即笑聲的摹擬，用以說明雷霆之威使萬物畏懼、謹慎，不敢恣意妄行，因此得以無過而和樂。至於「五經」中文學意味最為濃厚的《詩經》，則為數更多，隨處可摭。如〈關雎〉摹擬雉鳴求偶聲的「關關」，〈風雨〉摹擬雞聲的「喈喈」與「膠膠」，〈伐木〉、〈代檀〉摹擬伐木聲的「丁丁」、「許許」與「坎坎」等等。這些擬聲詞與手法在後來的詩歌中得到承繼，而且在運用上精益求精，如杜甫的「伐木丁丁山更幽」（〈題張氏隱居〉二首其一）、貫休的「蜀魄關關花雨深」（〈春送僧〉），而白居易的〈琵琶行〉歷來膾炙人口，原因之一也在於擬聲的巧妙，如擬寫風聲的「楓葉荻花秋瑟瑟」的「瑟瑟」，摹寫禽音的「間關鶯語花底滑」的「間關」，摹擬琵琶樂音的「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的「嘈嘈切切」，等等。

擬聲手法的運用與文藝不如繪畫、音樂藝術具有視聽的直觀性有關，因此，巧用

* 施寬文，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¹ 黃壽祺、張善文撰：《周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422。

擬聲以使描述對象或環境具體化，或藉以渲染氛圍以增加抒情效果。例如〈琵琶行〉兼用比喻與擬聲，將樂音的急促、疏緩、流轉、凝滯、清脆、響亮，描寫得極為生動，令人彷彿穿越千年時空，身歷耳聞，而對於音樂的細膩描寫也聯繫其後的感慨。又如柳宗元〈漁翁〉：「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明人王文祿評云「氣清而飄逸」，明末唐汝詢則以為呈現出「寢食自適而放歌於山水之間」的「漁翁之樂」²；讀者的「飄逸」、「自適」之體會，泰半因為那傳自青山綠水中款款櫓槳的「欸乃」之聲。

擬聲的手法看似容易，其實不然。即以最簡單的就聲擬聲而言，上乘之作絕非僅止於「公雞喔喔啼」、「小狗汪汪叫」、「大雨嘩嘩下」而已，如上所述，通常有助於景物的呈現、抒情的表達。王維〈欒家瀨〉：「颯颯秋雨中，淺淺石溜瀉，跳波自相濺，白鷺驚復下。」明人顧可久認為其中景物「只平平寫，景自見。」³究其實際，此詩的「景自見」，絕非「只平平寫」，而是得力於首二句對於秋雨與溪水湍流石上的「颯颯」、「淺淺」的就聲擬聲所帶出之「臨場感」。此外，錢鍾書先生曾經例舉東坡〈大風留金山兩日〉的「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轉引清人查慎行評語，指出下句即鈴音之擬聲，以鈴聲「叮叮噹噹」，聲母皆為「ㄉ」，而「顛」、「當」、「斷」、「渡」之聲母亦皆為「ㄉ」，因以之擬鈴聲，此則異於有聲無意的就聲擬聲，而為「擬聲達意」。錢先生另例舉竇鞏〈憶妓東東〉詩：「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長似叫東東」，蓋以鐸聲「東東」與妓名「東東」合一，擬聲而達意⁴，此種擬聲手法較諸就聲擬聲，顯然要多些巧思。

「擬聲達意」實即象聲字不僅止於擬聲而無義，其在詩文中亦兼具意義，其巧例不僅止於古詩詞之中，當代著名詩人楊牧的〈林沖夜奔——聲音的戲劇〉第一折以擬人手法寫風雪擔心被陷害的林沖不知當夜有奸人要放火燒草料場謀害他，因此加劇風雪：「撲打馬草堆，撲撲打打\重重地壓到黃土牆上去\你是今夜滄州最關心的雪。」此處的「撲撲打打」既寫風雪的吹打，也擬風雪吹打在馬草堆上的聲響。又，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國民政府還都南京，次年的春節，家家戶戶皆貼春聯云：「普天同慶

² 王國安：《柳宗元詩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254。

³ 陳鐵民：《王維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422。

⁴ 錢鍾書：《管錘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231。



，舉國若狂」，而有巧思者於「普天同慶」下增云「當慶當慶當當慶」，於「舉國若狂」下再加「且狂且狂且且狂」。「當慶當慶當當慶」、「且狂且狂且且狂」實擬敲鑼打鼓之聲響，亦擬聲兼義之例。另外，《聯合副刊》於 2009 年曾舉辦「車票詩」徵文活動，其優勝作品 Show 的〈從救護車站到醫院站〉：「一趟不能輸的旅程\我贏喔~~我贏喔~~\讓路\死神」，詩中的「我贏喔~~我贏喔~~」既寫躺在救護車裡的病人或傷患「要活下去」的對生命的堅持，也是對救護車警笛聲的描寫。此種擬聲兼義的語句較諸單純的就聲擬聲，顯然更耐讀者咀嚼、品味。

